

毛云尔温情动物小说

梅花鹿角



毛云尔
著

冰心儿童文学奖
张天翼儿童文学奖得主
原创口碑之作

他走得特别轻松，
恍惚中，我仿佛看见一头健壮的雄鹿，
在覆盖着花朵和绿叶的灌木丛里自如穿梭——
他终于彻底挣脱了那道沉重的枷锁。

CBS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毛云尔温情动物小说

梅花鹿角

毛云尔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梅花鹿角 / 毛云尔著. — 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2

(毛云尔温情动物小说)

ISBN 978-7-5562-3601-5

I. ①梅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6547 号

MEIHUALU JIAO

梅花鹿角

总策划: 吴双英

策划编辑: 聂欣 周倩倩

责任编辑: 周倩倩

装帧设计: 陈筠

版式设计: 智慧树工作室 

插图绘制: 袁春磊

特约校对: 百愚文化 肖艳

质量总监: 阳梅

出版人: 胡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41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: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张: 7.875

字数: 140 千

版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远处山岗上，那默默注视的眼眸

毛云尔

不知不觉，从事动物小说写作已有十二个年头了。细数一下，出现在我笔下的动物种类逾十种，但是，无一例外，这些动物都是我比较熟悉的。我想，我之所以能够将它们写进我的小说，很大程度就是缘于我对它们的熟悉。这样说来，便有了自我吹嘘的嫌疑，难道我成了对动物全面了解的所谓专家了吗？事实上，我的动物知识十分匮乏。

这种熟悉，建立在对自我的认知上。

在写作的时候，我总是将自己与动物等同起来。换言之，我写动物其实就是写我自己。

还记得写第一篇动物小说的情景。那是2005年初夏，我从寄居的小县城回到了幕阜山腹地，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叫毛源的小村子。村子四周，草木茂密，呈现出初夏的蓬勃景象。这些，无疑又一

次给予我惊喜。但是，这种惊喜很快就被悲伤所替代。就在我蓦地抬头之际，我看见了一匹个头矮小的马。它被拴在一扇朽旧的窗户上，显出一种很痛苦很恐慌的样子，除此之外，从它默默注视着我的那双眼眸里，我还读出了孤独和无奈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村子里出现的第一匹马。毫无疑问，这四个头矮小的马，来自很遥远很陌生的某个地方。那个于我来说十分遥远十分陌生的地方，便是这匹马的家乡。

“啊，一匹背井离乡的马！”我在内心里发出这样的慨叹。

直到夜幕降临，这四个头矮小的马还拴在那里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看见它在村子里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奔跑。在它身后，有人挥舞着手里的鞭子。我还看见，有人试图爬到它的背上去。这匹马实在太矮小，当人爬到它背上时，它的四条腿都在不停颤抖。它的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哀鸣，那双特别大的眼眸从远处注视着我，里面依然是那种十分孤独十分无奈十分痛苦的神情。那一刻，我有了一种冲动，我想将它解救出来，但最终我放弃了这种努力。

当我后来再次回到村子里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四个头矮小的马的身影。

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忘记这匹马，没有忘记它从远处投来的目光。内心饱受煎熬的我，不由自主地来了一次“身份置换”。我把自己想象成这匹背井离乡的马。在想象中，我一遍遍体验着它的痛苦与孤独，感受着它的无可奈何。我甚至在内心里发出类似马那样的哀鸣：谁能救救我呢？谁能让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呢？这个时候，泪水总是伴随着内心无声的哀鸣悄悄流淌下来。于是，我写了《一匹叫淖尔的枣红马》。在这篇小说里，几乎没有多少与马有关的动物知识，更多的，是一个叫淖尔的“男孩”，我写了他在残酷生活中的

逆来顺受，他对回不去的故乡的思念，他对未来命运的茫然……

仔细想来，淖尔，又何尝不是我自己呢？！

类似的经历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很多次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七八岁的年纪，和一群孩子在田野里疯跑。那是冬天，田野以及田野四周的山坡，一片荒凉。突然，所有奔跑的孩子都停了下来，冻僵了似的，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。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前方的山坡上。空空如也的山坡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身影。那是犬科动物的身影。寒风吹拂之下，毛发极其凌乱，使它显得瘦削不堪。许久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那是一头狼。

那头狼在荒凉的山坡上站立了很久，它一定是被我们这些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过来的吧。它久久注视着我们，神情显得犹疑不决。但最终，它缓慢转过身去。在弥漫的夜色中，它的身影在更远的山林里消失了。

它站在山坡上久久注视我们的那一幕，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常常想，那头狼为什么要站在那里看一群孩子嬉戏呢？

我想到了我自己。必须承认，我是一个孤独的人。很多时候，我想摆脱掉这种如影随形的孤独感。我想加入到某个群体之中——哪怕那是一片毫不起眼的匍匐在地的野花，我也渴望着和它们一起摇曳。或许那是一头孤独的狼吧，它大概是想加入到嬉戏的孩子中来。在我写作《丛林血狼》三部曲的时候，这个情节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不知不觉，我就成了其中某头狼。有时，我是那头缺耳朵狼，时时渴望着回到狼群之中；有时，我成了那头在人类驱赶之下走投无路的叫震的年轻公狼。当我写下它们的孤独时，很大程度上，我就是在抒写内心的孤独。

那么，我是如何沦落到这般孤独的境地的呢？

或者说那些狼，是如何置身在孤独状态之中的呢？

隔阂，肯定是原因之一。

问题是，除了隔阂，还有其他因素吗？

通过这些动物小说，我试图找出其中更多的因素。

有时，我又觉得，那头山坡上的孤狼，它对田野里这群嬉戏的孩子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。是的，它的目光越过了这些孩子，越过了这片逼仄的田野。它瞭望的是更远处的一个世界。显然，那头狼企图穿越这片现实的田野，然后，抵达它心目中的那个美好世界。

无疑，那是一头内心怀揣着理想的狼。

那是一头向往远方的狼。

而我，和它又是何其相似。

我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会在这里生活得如此之久。二十年的时光，使一个翩翩少年改变了容颜，然而，即使如此，我内心里依然存在着说走就走的冲动。《再见，老王家的狗》这篇小说中，那条有着狼的基因的狗，最终在某个醒来的早晨，与这片它生活了许久的山林，不辞而别。《蓝眼》这部小说，写的是草原上的獭。即使是那些其貌不扬的小家伙，它们小小的身体里，也有着日益膨胀的梦想。在梦想的驱使之下，叫蓝眼的年轻雄性獭，黄昏时分，喜欢坐在土丘上眺望，喜欢听一只叫刀疤的流浪獭，讲述远方的故事。

在辽阔的星空下面，蓝眼日复一日，瞭望着那片它从未涉足过的原野。

终于，它成功穿越了有人类居住的“死亡地带”，来到了它向往已久的远方。

有朝一日，囿于现实生活中的我，会不会也像那条狗或者獭一样，

在某个星光璀璨的夜晚，抑或某个睡眼惺忪的早晨，将内心深处说走就走的冲动变成现实呢？

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。

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事件。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林之中，自然能听到很多动物的故事。村子里，一个老辈人告诉我，有人捉了一只小狐狸，到了夜晚，狐狸妈妈循着气味找了过来，它在村子附近哀嚎不止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满耳朵都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哀嚎声。我想，此时此刻，失去孩子的狐狸妈妈内心里有着怎样的痛苦呢？听老人讲，过去了很久，狐狸妈妈都没有离去。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，怀着一丝侥幸的狐狸妈妈，还来村子里找过一次它的孩子。时至今天，我脑海里还有狐狸妈妈离去时那绝望与落寞的身影。

这个故事，让我有了感同身受的悲伤与痛楚。尤其是1993年和1994年，短短两年内，年幼的外甥、正值中年的舅父，还有我的父亲，先后骤然离开了我，这种失去亲人的撕裂般的痛苦，以及久久无法平复的悲伤，变得更加真切与深刻。

在我的动物小说里，总有悲伤的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。在《观火狐》这部小说中，我写了一只叫艾美丽的狐狸，它失去了它的孩子，时光没有抚平它内心的悲伤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它都要到孩子失踪的小河边坐一会儿。在《最后一枪》这篇小说中，我写了一个狼的家庭，本来，这是一个完整之家，因为一头小狼被猎杀，狼爸、狼妈陷入极度悲伤之中，它们踏上了万劫不复的复仇之路。在《银色的骨笛》里，一只云豹倒在枪口下，与它相爱的另一只云豹踏遍了整个山林去寻找它。那只死去的云豹的骨头，被做成了一把笛子，吹出来的笛音，都是对爱人的眷恋与思念。

写作这些动物小说的时候，我的内心里，时不时有悲伤像泉水

那样奔涌而出。

我写它们的悲伤与痛苦，又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悲伤与痛苦呢？或者说，何尝不是写我们的悲伤与痛苦呢？

回顾这些年来我所写的动物小说，无论在哪一种动物身上，都可以发现我自己的影子。有时候，我十分怀疑自己的这种写作方式。这种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内心世界演绎而成的动物小说，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小说吗？很多时候，我又这样安慰自己，我写的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小说，换言之，我写作的初衷就是在语言建成的城堡里，最为真实地呈现“自我”。

我想这种写作，是能得到人们的认可的。

因为，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是如此袒露与真诚。我从来没有将我自己当“人”看。我就是那匹孤独无依的马，就是那条内心里奔突着出走冲动的狗，就是那只失去孩子的狐狸和那只失去爱人的苦苦寻找的云豹……

我的脚下，是一片荒凉的山岗。

我默默注视着你们。

我想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能读懂我的眼神。

然后，放下你们的偏见，放下你们手中的鞭子，以及肆无忌惮的猎枪。

目
Contents
录

- 最后一枪 / 1
- 银色的骨笛 / 27
- 一匹叫淖尔的枣红马 / 53
- 梅花鹿角 / 75
- 丹珂的湖 / 99
- 牛皮鼓 / 121
- 冬季狩猎 / 147
- 秋到木户山 / 169
- 拯救大兵 / 197
- 守秋 / 219



最后一枪





一

一夜之间，地上的积雪差不多有两尺厚了。头顶上，大团大团的雪花仍在纷纷扬扬地飘落。这简直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罕见大雪。守林员老董站在雪地上，膝盖以下的部分被雪掩埋了，看上去，整个人比平时矮了半截似的。

老董仰望着头顶凌乱飘舞的雪花，面露惊讶与茫然的神色。在莽莽苍苍的幕阜山，一到冬天就会下雪。可是，让老董始料不及的是，这场雪来得如此迅疾，比往年足足提前了一个星期，而且又是如此声势浩大，铺天盖地。

这场猝然而至的大雪使老董措手不及。两天前，老董就发现米缸里的米所剩无几，油盐酱醋等其他生活用品也不多了，该下山一趟了。可是，到山下的小镇来回有八十多里路程，而老董这几天左腿隐隐作痛，就是这个原因，



使老董怀着侥幸心理想：再等两天或许不迟吧。

可是，雪提前封山了。雪是趁着夜色扑向大地的，千军万马却一点声响都没有。这一夜，整座大山出奇地寂静，似乎所有活跃的生命都销声匿迹了，就连一贯警醒的老董也是一夜酣睡，没有醒过来一次。

等老董醒来，像往常一样一脚踏出房门的时候，迎面扑来的强烈雪光使他一阵晕眩，差一点摔倒。老董将身子稳住，定了定神，然后走了出去，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。

老董抬头仰望着阴沉的天空，眼前的情形让他知道，这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老董决定立即下山去，他想，即使大雪将山封了，凭着在山里生活多年的经验，自己应该能够找到一条下山的道路。

老董立即转身进屋，忙不迭地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。说是全副武装，无非是将所有能够保暖防寒的衣服穿在身上。一切妥当之后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将那双狼皮袜子裹在隐隐作痛的左腿上。然后，老董从墙壁上取下了猎枪。

老董习惯性地 将猎枪拿在手里掂了掂，依然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接着，老董又用手小心翼翼地将猎枪反复擦拭，被擦拭过后的猎枪隐约闪烁出一种古铜色的光芒。在







深山老林里，这杆祖传的猎枪可是防身活命的唯一武器，因此，老董对它是倍加呵护与珍惜。

老董开始给猎枪填充子弹。突然，老董的心咯噔一下，双手颤抖起来。出乎老董意料的是，子弹竟然只剩下一颗，醒目地躺在铺展开来的丝绒布里。老董直埋怨自己的粗心大意。可是，于事无补的埋怨又有什么用呢？

老董将只有一颗子弹的猎枪紧紧地攥在手里。这个在深山老林里长年出没且有着丰富打猎经验的人，此时此刻，心里虚虚的，一点也不踏实，甚至在内心深处，还滋生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恐惧。

二

一路上，老董艰难地行进，雪实在是太厚了，有时候不得不手脚并用。不久，老董便累得气喘吁吁，浑身开始冒热汗。

这时候，身上厚厚的保暖棉衣反倒成了累赘。老董将



棉衣敞开来，一股强劲的冷风趁机钻了进去，刚刚散发着热气的汗水立即变成冷冰冰的水珠，顺着脊背滑下去，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老董只得将棉衣再次裹紧。

周围一片静寂，只有天空中飘洒而下的雪花在落地的刹那发出的沙沙声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所有的声音几乎全都是老董的了，他在雪地上艰难走动的脚步声，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的声音，他的一颗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动的声音。偶尔，一根枯萎的树枝不堪重负猝然折断，传来咔嚓一声巨响，接下来，便是更大的静寂。

老董抬头将四周看了看，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鹰嘴岩的位置，这是上下山必经的道路。可是，那块突兀的状如鹰嘴的岩石，以及岩石下面那条羊肠一样狭小的道路，消失不见了。眼前，只有浑然一体的皑皑积雪，反射着刺目的强光。

老董停下了脚步，他知道继续走下去的危险性。平时，走在小路上都要谨小慎微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现在，雪将道路覆盖了，如果一脚踏空，就会坠入旁边深不可测的峡谷中。老董想象着一个人的身体像树叶一样，在峡谷里飘坠的可怕情景。

老董在雪地上端坐了一会儿，他在思忖下山的办法。